

一、人 类 学

人类学（源于 антропо… 和 … логия）是关于人类起源和演变、人类种族的形成和人类体质结构的正常变异的科学。恩格斯论证了人类学在其他科学中的地位，认为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25页）的科学。在国外，除人类自然史外，一般也将民族学和考古学列入人类学。

苏联科学界公认的看法是，人类学包括下列基本部门：人类形态学、人类起源学说和人种学。从二十世纪中期起，称之为“人类生物学”的一系列学科得到了加速发展。

人类形态学

分为身体学和测量学。身体学研究总的人类机体个性变异规律、身体结构的两性变异、从妊娠期到老年期度量和比例的年龄变异、各种生物条件和社会条件对身体结构的影响、以及人类的体质等问题。这个部门同医学紧密相关，对于确定体质发展规范和成长速度、对于老年学等，具有重要意义。测量学研究机体各部分的尺寸。包括在测量学内的比较解剖学研究，是要阐明每一个身体器官和每一个人体器官系统同其他脊椎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目动物的相同点和差异点。这种研究的结果将阐明人和其他本质的亲

*标题是编者加的，因选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其观点是代表苏联学者的，故名之，其中内容也有涉及其他国家的。

属联系及其在动物界的地位。古人类学研究古生人和人类近亲——高级灵长目动物的遗存。比较解剖学和古人类学，以及胚胎学，是要阐明人类的起源及其演变的问题，因而它包括在人类起源学说之中，这个学说同哲学，以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更新世地质学、人类和灵长目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心理学和动物心理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人类学部门研究人类在动物界体系中的地位、人类作为动物物种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关系、再现高级灵长目发展的道路、研究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作用、划分人类演变过程的阶段、以及研究现代人形成的条件和原因等问题。

人种学

是人类学研究人类种族的一个部门，有时不完全确切地称之为“族体”人类学；严格说来，这种“族体”人类学只研究各种族体即部落、族、民族的种族成分和这些共同体的起源。而人种学除上述问题外，还研究种族分类、种族形成史，以及选择过程、隔离、混合和迁徙、气候条件和一般地理环境对种族特征的影响等，一类种族产生的因素问题。在考察族体起源的种族研究中，人类学是同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一道共同进行研究的。在研究种族形成的动力时，人类学同起源学、生理学、动物地理学、气象学和一般物种形成理论，发生紧密的联系。人类学中的种族研究，对于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是有意义的。它对于解决现代人类的发祥地，人类学材料作为历史资料的运用，阐明分类学，主要是小的分类单位的问题，认识种群起源学规律，明确医学地理学的某些问题，都是重要的。人种学在科学地论证反种族主义斗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某些学者把人类学为相邻的各生物学学科的方法和事实

所丰富的几乎全部内容，都列入“人类生物学”概念。但是，认为这个词仅仅是指人类学研究影响人体结构和发展变异的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起源学因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是比较正确的。这里尤其应当包括血液的血红素、血型、双胞胎现象、人的体质同其生理学和化学特点、易患这种或那种疾病的联系等问题的研究；这里还应当包括正常特征遗传等各种问题（例如，类型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同一种族各集团内部的杂交和隔离的作用）的种群起源的研究。同时，研究食物、气候、土壤和水的成分对人类形态的影响，以及人类对各种环境条件适应的能力，并不是不重要的。

研究方法

人类学通过描述和测量研究人的尺寸和形式的变异。描述方法叫人类描述，测量方法叫人类测量。在整理人类测量资料时，统计方法的作用是很大的。头颅学、骨骼学、牙科学、人类学摄影、托取手掌皮纹和脚印、托取石膏面模、托取颅骨内腔石膏模，都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现代人类学中，血液学研究方法，以及微观解剖、生物化学、X射线学、逐户研究、类型的纵向（长时）研究和横向（一时）研究等方法、体质分馏法、放射性同位素的运用、各种摄影测量法，等等，是很流行的。所谓地理方法，即绘制具有各种种族特征意义的地图，并且把这些地图互相加以比较，在人种学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地理方法与民族学和历史学材料相结合，是种族分析的基础。

在教学、博物馆事业和罪行调查学中有特别意义的是，在研究颅骨特点同面部软体形式的相互关系（联系）的基础上，按照人的颅骨恢复人的真实面貌的方法。在苏联，这类工作从1927年起由M.M.格拉西莫夫，以后由他的同事在大

规模地进行。

历史简述

古希腊人早就以大量观察和思想丰富了有关人的科学。医学，主要以吉波克拉特（公元前460-377）为代表，阐述了气候和自然界对人类疾病和体质特征的影响。他以有关人体液汁和四种气质的学说预言了种种研究途径，后来有关体质类型的生理差异及其与形态特点（体型）的联系的研究，就是沿着这些途径进行的。希腊旅行家特别是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对各族的观察，是人类学资料积累的另一个来源。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人类学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早在公元前就讨论了手在世界人类所处的高级地位中的作用（索克拉特、阿纳克萨戈尔）问题、结构协调的各种本质在自然界能继续生存，以及畸形形式必然消失的问题（埃姆佩多克）。亚里士多德依据组织完善程度将动物加以排列，确定了“动物等级”，并且在这个体系中找到了人类高于猿猴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地位。

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发展中取得的普遍进步和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生活急剧增长的兴趣，对于人类学知识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由于维扎里亚、列奥纳多·达文奇等人的著作问世，人类解剖学研究向前跨出了巨大的一步。一些解剖学家和艺术学家非常注意人类器官的变异及其体格的各种类型。例如，德国艺术家A. 迪雷尔写了《论比例的四本书》（1528）的专题论文。

新大陆的发现（15-16世纪）扩大了人类学认识的视野，使欧洲人了解到（尽管是表面的）东亚各族（普兰诺·卡尔皮尼，鲁布鲁卡，马可·波罗的旅行）和美洲居民（X. 哥伦布）的种族类型，东西伯利亚（C. 杰日涅夫）、火地和

大洋洲（Φ.麦哲伦）的各族人民。麦哲伦的环球旅行确定了对映体的存在，证明圣经所载有关在“神圣的地球”上创造人的故事同科学是不相容的，这对人类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解剖类人猿的首批记载，例如1699年研究了黑猩猩尸体的英国人Θ.泰逊的解剖记载，是十七世纪人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十八世纪，首次比较认真地进行了建立有关人类起源及其在自然界的地位的科学假说的尝试：法国的Ж.拉梅特里、П.狄德罗、K.爱尔维斯、Ж.比尤方；德国的И.康德；俄国的A.H.拉吉谢夫。瑞典自然科学家K.林内尔的活动对于人类学有巨大的意义。他在《自然界体系》（1735年第1版，1758年第10版）一书中，分出了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目，并将灵长目分为四支，即人类、猿猴、狐猴和会飞的耗子。根据他所建立的双层或二元名称表，林内尔用“有理智的人类”（Homo sapiens）一词表示人类，并且按照当时众所周知的洲的数目把人类分为四大种族，即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有理智的人类。这远远不是十八世纪进行人类种族分类的唯一尝试。继法国人Φ.贝尔尼斯之后，建立种族体系的还有Ж.比尤方、И.康德、德国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И.布卢门巴赫，等。关于澳大利亚和大洋洲人类学类型的知识，主要由于ПЖ.库克的旅行而急剧扩大了；而有关西伯利亚人类学类型知识的扩大，则是俄国学者考察的结果（参阅下面）。

灵长目的解剖学研究相对说来取得了进展。荷兰解剖学家П.坎珀继续按面部尺寸对人类和动物进行比较，试图制定人类学的比较记述法。在生物学中确立进化学说，是人类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法国自然科学家Ж.拉马克，尤其是达尔文，对人类学的一切部门，特别是对于研究人类在有机界

的地位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马克在《动物学哲学》（1809）一书中有几页谈到人类起源问题，而达尔文谈这个问题的则有两大著作：《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1871）和《人类和动物情感的表现》（1872）。由于这些著作及达尔文后继人，主要是英国学者 T. 赫胥黎和德国学者海克尔著作的出版，加强了人们对古生猿和古代人的遗存、灵长目的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及其地质年代的兴趣。对于人类及其亲族肉体结构变异的研究，对于人类和灵长目的个体发展与它们在动物体系中的地位的相互关系问题，人们的注意力增加了。二十世纪，发现了高级灵长目和人类的大量化石，如巨猿、南方古猿、猿人、尼安德特人等等。法国学者 M. 布尔，A. 沃鲁河，Ж. 里弗托；德国学者 Г. 施瓦尔贝；英国学者 A. 基兹斯，Y. 3. 利·格罗斯·克拉克，П. 利基；美国学者 Ф. 韦登列，A. 赫德利奇克；荷兰学者 3. 杜布阿，Г. Г. Р. 凯尼斯瓦德，П. 鲍尔克，捷克学者 3. 弗捷克，等等，在这些资料的研究中有着巨大的功绩。进化原则的影响扩大到人类种族的研究，结果，分类表在人种学中已成为“系谱表”理论所取代。不断变异的研究开展起来了。为了能够考虑到相近种族之间的差异，制定了比过去更为准确的新的测定方法。由于方法的统一，减少了研究的错误，能够对比不同学者测量的结果。大量材料的统计加工，需要制定数字方法，运用这些方法不仅可以计算出算术平均值，而且能计算出说明特征分布和消失规律及尺寸之间的联系程度的指标（参阅“生物测量”）。在人类学一切领域中运用数学统计的鼎盛时期是二十世纪。这种方法的运用，使年龄形态学、个体变异、职业人类学、体育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具有更大的准确性。人类学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在这里，法国外科学家、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H. 布罗克有着最大的功绩。他于1859年建立了巴黎人类学协会联系人种文化进行人种生物学研究列入了协会的计划大纲，在协会于巴黎成立后，很快就建立了人类学研究实验室(1868)和人类学教育(1875)。继法国之后，其他国家，如在伦敦(1863)、莫斯科(1864)、马德里(1865)、佛罗伦萨(1868)、柏林(1869)、维也纳(1870)等地，都建立了人类学机构。这些协会的产生和人种研究在一些协会科学大纲中所占的地位，其部分原因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十九世纪是以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为特征的。欧洲公正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已经尖锐化的民族问题上来了。争取意大利自由和统一的斗争，普法战争后亚尔萨斯和罗林居民的命运，迫使人们特别考虑区分“民族”和“种族”概念的问题。大家知道，正是爱尔兰与英国分离的问题唤起下赫胥黎加紧研究“种族”概念。由于美国南部和北部各帮之间的国内战争(1861—1865)，种族问题更加尖锐化起来。这些事件对某些人类学协会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例如，伦敦人类学协会主席H.K. 汉特是奴隶制的拥护者，他在“黑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的纲领性演说中，试图从科学上论证种族不平等“理论”。总结人类学的两个重要领域——人类起源理论和种族学说，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的特点。同时，对人类进化过程缺乏辩证的观点，往往导致虚伪的现代种族观念，似乎它们仍处于人类进步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名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等反动流派。这些虚伪的学说是种族主义的不同形式，这种种族主义是希特勒法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计的灾难。在粉碎德国法西斯主义后，种族主义理

论在许多外国，尤其是南非联邦、罗得西亚、美国继续流行。正确地总结人种学和人类起源学，从而在方法论上证明人类学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只有采纳关于人类进化具有本质特点的理论才有可能。这个理论，在继承和继续了自己的先驱和导师的进步民主传统的苏联人类学家工作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运用。

人类学在俄国是十八世纪初诞生的。彼得一世建立的珍宝馆可以认为是祖国博物馆的摇篮，解剖标本及各种身体畸形标本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А. П. 普罗塔索夫，С. Г. 扎别林，А. М. 舒姆梁斯基等人的著作，是俄国人类解剖学发展的基础。十八世纪，组织了大北方考察队（1733—1743），而且在考察队参加者Г. Ф. 米列尔起草的工作细则中，详细制定了人类学大纲。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1755），以及П. П. 帕斯尔拉领导的科学院考察队（1768—1774）的参加者，收集了有关西伯利亚和远东各族的珍贵的人类学资料。十九世纪初，俄国航海家和研究家进行了三十多次环球旅行，这些旅行以世界各族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资料丰富了科学。А. Н. 拉吉舍夫1792—1796年于伊利姆流放中所写的专著《论人及其死亡和永生》，是涉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问题的著作。К. М. 贝尔的人类学著作具有杰出的意义。他填补了彼得堡科学院解剖学研究室头颅学陈列的空白，为论证人类种族一元起源理论作了大量工作，改进了颅骨测量的方法。贝尔把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列入1845年建立的地理协会的大纲，也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革命民主主义者，尤其是车尔尼舍夫斯基，在人类学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宣传了唯物主义，论证了各族文化差异的产生是由于各族具有不同的历史命运，而不是因为它们的种族属

性。H. H. 米克鲁霍·马克莱主要研究了大洋洲巴布亚人和其他各族的种族成分和文化，从科学上论证了人类一元起源理论，对人类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祖国人类学中第一个论证了人类种族平等的思想。对俄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莫斯科大学人类学教育的奠基人，是动物学教授 A. П. 鲍格丹诺夫。1864年，他建立了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的人类学部，后来已成为种族和其他人类学研究的中心。1879年，鲍格丹诺夫在莫斯科组织了得到国际公认的人类学展览。它的展品是莫斯科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基础。П. H. 阿努钦是鲍格丹诺夫的继承者，他在自己的研究中把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结合在一起。1919年，他在 B. B. 布纳克的协助下，在莫斯科大学建立了人类学教研室，1922年建立了人类学研究所。布纳克在苏联人类学各部门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苏联人类学的特点是，人类学许多部门的研究规模巨大，工作具有计划性和制定了统一的方法。在人类起源学说、族体人类学和人类形态各个领域内，积累了大量材料，作了巨大的理论综合工作。在人类起源方面，对人和猿猴的各个器官进行了解剖学的比较。阐明了灵长目大脑发展的基本方向，以及人类由于劳动和语言活动的形成而产生的大脑结构的特征（Ю. Г. 舍夫钦科等）。对于手的进化和结构，作了一系列研究（E. И. 达尼洛娃）。研究了人的身体发育与其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同时依据人类学材料证实了 A. H. 谢维尔佐夫胚胎系统发育理论的基本原理。地下发掘有了重要发现，如东南欧的低级狭鼻猴和高加索第三纪类人猿的牙齿化石。克里木基伊克—科巴山洞（Г. А. 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1924）、中亚细亚捷舍克—塔什山洞（A. П. 奥克

拉德尼科夫，1938）和克里木斯塔罗谢里耶山洞的女姆斯特艾人骨骼化石，以及高加索吉鲁丘尔地洞（Л.К.加布尼亚等，1961）姆斯特艾牙根化石的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依据这些及其他大量实际材料建立的人类进化阶段理论，阐明了人类分类学和起源学、人类最近祖先的结构和生活方式、人类发祥地、人类进化的速度、因素及不平衡现象等方面的问题（М.С.沃伊诺，М.А.格列米亚茨基，Г.Ф.杰别茨，В.И.科切特科娃，М.Ф.涅斯图赫，Я.Я.罗金斯基，М.Н.乌雷松，Е.Н.赫里桑福娃，В.П.亚基莫夫等）。

在人种学方面，系统地收集包括苏联几乎全部领土的人类学资料，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些材料使人们有可能通过运用现代资料和作为历史资料的地下发掘资料，解决苏联许多民族的形成和起源问题。对于“人种”概念本身，以及种族的变化和稳定程度，种族和体质的相互关系，种族分析的各种方法都进行了研究分析（М.С.阿基莫娃，В.П.阿列克谢耶夫，В.В.布纳克，И.И.戈赫曼，В.В.金兹布格，Г.Ф.杰别茨，Т.С.康杜克托罗娃，М.Г.列文，Н.С.罗佐夫，Т.А.特罗菲莫娃，Н.Н.切鲍克萨罗夫，А.И.亚尔霍等）。在小孩（Н.Н.米克拉舍夫斯卡娅）和成年人（А.Н.亚尔霍，Г.Л.希季）种族特征的年龄变异方面的研究工作，占有相当的地位。在种群起源学方面，依据身体学和血清学的材料进行的研究工作（Ю.Г.雷奇科夫）大大地加强了。进行了有关分类学、人类种族亲疏关系和起源问题的综合工作。

在人类形态学方面，制定了有关身体发展、身体比例、体质、肉体尺寸之间的联系、成长规律（尤其是成长过程的分期和身体各部分成长不平衡问题），制定了人类测量方法的学说（Д.И.阿隆，В.В.布纳克，П.Н.巴什基罗夫，П

·И.津克维奇, А.А.马林诺夫斯基, В.Г.捷弗科, А.Н.亚尔霍等)。扩大了有关形态学特点与功能特点的联 系的研究 (Т.И.阿列克谢耶娃等)。А.А.祖鲍夫研究了牙齿结构中的种族和性别特点。

苏联人类学家在加速度, 即到处可以看到的儿童成长和生理发展加速的迫切问题方面,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В.Г.弗拉斯基, В.С.索洛维耶娃)。

研究了利用数学方法解决人类学的任务问题, 如确定特征及其组合的变异规律, 分析内部变异因素, 研究测量指标的分布和正常曲线一致的程度, 分析集团间的变异, 特别是确定人们的地域、职业等集团之间差异的现实性 (М.В.伊格纳季耶夫, Ю.С.库尔沙科娃, А.В.普加乔娃, В.П.奇捷佐夫等)。

结论已运用于工业: 建立了衣服, 鞋子, 头饰, 手套, 汽车和火车箱的坐位, 学校课桌等的人类学规格。

人类学材料对于法医学, 尤其是对所谓形象描绘、制定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骨骼残骸的性别、年龄、种族成分的表格, 都能给予直接的帮助。人类起源学可以用来解决有关父亲身分的争论。

除莫斯科大学有专门的人类学研究所, 生物系有人类学教研室培养人类学的专门人材外, 苏联的各种实验室、科学院的各研究所、各大学, 以及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塔尔图、里加、托姆斯克等城市的其他机关, 都在进行人类学研究。特别应当指出的是, 人类学在格鲁吉亚 (М.Г.阿布多舍什维利), 哈萨克 (О.伊斯马古洛夫), 乌兹别克 (Л.В.奥沙宁, В.Я.译津科瓦, К.纳德日莫夫), 乌克兰 (Л.П.尼科拉耶夫, В.Д.佳钦科), 爱沙尼亚 (Ю.М.阿

乌利, К.Ю.马尔克)等加盟共和国得到了发展。

苏联人类学机关通过出版有关人类形成、人类种族形成等题材的著作,小册子和讲义,在居民中进行了大量的知识普及工作。在人类学知识的宣传中,莫斯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物馆和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起着很大的作用。

资料来源:

Д.Н.阿努钦:《略论人类学的过去及其在俄国的任务》。
《俄国人类学杂志》,1900年第7期。

В.В.布纳克:《苏联人类学的现状和当前的任务》,载
《人类学问题》,1962年第10集。

В.В.布纳克, М.Ф.涅斯图赫, Я.Я.罗金斯基:《人
类学简明教程》,1941年。

В.В.金兹布格:《人类学基础》(供医学院学生用),
列宁格勒,1963年。

М.Г.列文:《俄国人类学史纲》,莫斯科,1960年。

Я.Я.罗金斯基, М.Г.列文:《人类学》,第二版,莫
斯科,1963年。

Г.格里姆:《体质生物学和人类学测量基础》,莫斯科,
1967年。

《人类生物学》,牛津,1964年。

《纪念巴黎人类学协会一百周年》,巴黎,1959年

R.马丁:《人类学分类描写章程》,第3版,第1—2
卷,斯图加特,1956—1960年。

A.蒙塔古:《体质人类学导言》,第3版,斯普林菲尔德,
1960年。

期刊

《人类学问题》，莫斯科（自1960）

《人类学》，巴黎（自1890）。

《皇家中央亚洲学会学刊》，伦敦（自1871）。

《形态学和人类学期刊》，斯图加特（自1899）。

《人类学评论》，波兹南（自1926）。

《人类学》，布拉格（自1923—1941）。

《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费拉德尔菲亚（1918）。

《现代人类学》，芝加哥（自1960）。

撰稿人：Я.Я.罗金斯基

翻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汤正方

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第2卷第107——

110页。